

目錄

敘 / iii

漢詩雜說 / 1

引言	2
《詩經》用韻舉隅	9
漢詩體式	31
四言五言	39
七言	50
漢世詩風	60

〈古詩〉十九首雜說 / 63

唐近體詩雜說 / 83

引言	84
聲病	84
律體	109

仄韻	142
用平	155
借韻	159
吳體	164

唐古體詩雜說 / 169

引言	170
體式	170
上去通叶	173
雜言	187

附 錄

「一三五不論，二四六分明」雜說 / 193

引言	194
諸家評論	197
驗證	234

敘

詩與文化并，微詩吾華文化何有？古之士人措意乎詩之體式，故能論詩；今則不然，獨論詩之文未稍減耳。不識詩之體式而論詩，無異夜半昧行，不顛躓者幾希矣。故欲論詩則盍反其本，必自體式始，此本書之所以作也。

本書諸篇專論體式，而體式探之彌深，深則傷於繁瑣，讀者恐望之而卻步矣。故諸篇但提綱挈領，粗示梗概而止。讀者果有所得，則吾幸甚焉。

詩之體式先成於漢，再成於唐，故本書特舉漢唐詩而論之，成〈漢詩雜說〉、〈古詩十九首雜說〉、〈唐近體詩雜說〉及〈唐古體詩雜說〉四篇。古詩十九首，漢詩也，以其幾乎一字千金，又為風餘詩母，故別立一篇以高之。得漢唐詩體式之要，乃可與言詩已矣。

二〇一八年，歲次戊戌，何文匯敘。

漢詩雜說

漢詩雜說

引言

漢詩承《詩經》之前緒而自闢蹊徑。漢樂府詩或三、四、五言，或雜言；徒詩或四言，或五言，俱三百篇之遺裔。漢世五言詩蔚成大國，其先不過四言之附庸。三百篇以四言為主。「國風」一百六十篇，其中八十篇為四言詩，餘為雜言。而〈衛風·木瓜〉只用三、五言，〈齊風·著〉只用六、七言，〈齊風·盧令〉只用三、五言，〈檜風·素冠〉只用五、六言，都無四言。〈小雅〉八十篇，亡其辭者六，或謂之笙詩；餘七十四篇中，四言四十一篇，雜言三十三篇。其中〈祈父〉十二句只兩句四言。〈大雅〉三十一篇，四言只六篇，餘二十五篇皆雜言。「頌」四十篇，四言只十四篇，餘二十六篇皆雜言。蓋四言整齊，不免板滯，以長短句間之，則可收抑揚頓挫之效也。五言句尤長於此。

通篇四言者，如〈周南·關雎〉云：

- 關關雎鳩，在河之洲。窈窕淑女，君子好逑。
- 參差荇菜，左右流之。窈窕淑女，寤寐求之。

- 求之不得，寤寐思服。悠哉悠哉，輾轉反側。
- 參差荇菜，左右采之。窈窕淑女，琴瑟友之。
- 參差荇菜，左右芼之。窈窕淑女，鍾鼓樂之。

雜言多方，如〈周南·卷耳〉為四言雜以五、六言，云：

- 采采卷耳，不盈頃筐。嗟我懷人，置彼周行。
- 陟彼崔嵬，我馬虺隤。我姑酌彼金罍，維以不永懷。
- 陟彼高岡，我馬玄黃。我姑酌彼兕觥，維以不永傷。
- 陟彼砠矣，我馬瘠矣。我僕痡矣，云何吁矣。

〈召南·野有死麕〉則首兩章四言，末章五言，云：

- 野有死麕，白茅包之。有女懷春，吉士誘之。
- 林有樛櫨，野有死鹿。白茅純束，有女如玉。
- 舒而脫脫兮，無感我悅兮，無使尫也吠。

末章「兮」與「也」俱助辭。不以四言出之，蓋欲其舒徐有詠歎之致也。「脫」、「悅」、「吠」叶韻，俱在上古音入聲「月」部。三百篇亦時用助辭「矣」字作結，如上引〈卷耳〉是，「矣」字與「兮」字都非韻腳。〈卷耳〉末章韻腳是「砠」、「瘠」、「痡」、「吁」。

〈大雅·卷阿〉第二、三、四章云：

- 伴奭爾游矣，優游爾休矣。豈弟君子，俾爾彌爾性，似先公酋矣。
- 爾土宇旼章，亦孔之厚矣。豈弟君子，俾爾彌爾性，

百神爾主矣。

- 爾受命長矣，芾祿爾康矣。豈弟君子，俾爾彌爾性，純嘏爾常矣。

此處「矣」字足成五言之句，然都非韻腳。句末助辭多如此。又如〈小雅·隰桑〉之「心乎愛矣，遐不謂矣。中心藏之，何日忘之」，「愛」、「謂」上古音在入聲「物」部，「藏」、「忘」在「陽」部，「矣」、「之」都非韻腳。

至於四言詩中置一五言或六言句以取其頓挫者亦復不少，尤以置一五言句為多見。如〈邶風·泉水〉二十四句，於四言中插一五言，足見作者於正中求變之志。詩云：

- 恣彼泉水，亦流于淇。有懷于衛，靡日不思。爰彼諸姬，聊與之謀。
- 出宿于泂，飲餞于禰。女子有行，遠父母兄弟。問我諸姑，遂及伯姊。
- 出宿于干，飲餞于言。載脂載牽，還車言邁。遄臻于衛，不瑕有害。
- 我思肥泉，茲之永歎。思須與漕，我心悠悠。駕言出遊，以寫我憂。

〈衛風·竹竿〉十六句，亦獨有一句五言，餘皆四言。其詩亦有「女子有行，遠父母兄弟」及「駕言出遊，以寫我憂」。〈王風·采葛〉云：「彼采葛兮。一日不見，如三月兮。」〈鄭風·子衿〉則云：「挑兮達兮，在城闕兮。一日不見，如三月兮。」是作

者之所為邪？抑編者之所為邪？固不得而知矣。

〈鄘風·載馳〉二十八句，只末句五言，餘皆四言。末二句云：「百爾所思，不如我所之。」亦見作者刻意求變之心。詩云：

- 載馳載驅，歸唁衛侯。驅馬悠悠，言至于漕。大夫跋涉，我心則憂。
- 既不我嘉，不能旋反。視爾不臧，我思不遠。
- 既不我嘉，不能旋濟。視爾不臧，我思不閔。
- 陟彼阿丘，言采其蠶。女子善懷，亦各有行。許人尤之，眾穉且狂。
- 我行其野，芄芄其麥。控于大邦，誰因誰極。大夫君子，無我有尤。百爾所思，不如我所之。

他如〈王風·丘中有麻〉十二句，有一五言句云：「將其來施施。」〈鄭風·子衿〉十二句，有一五言句云：「子寧不嗣音。」〈秦風·小戎〉三十句，有一五言句云：「胡然我念之。」〈陳風·宛丘〉十二句，有一五言句云：「宛丘之上兮。」〈豳風·東山〉四十八句，亦只末句五言。其末四句云：「親結其縈，九十其儀。其新孔嘉，其舊如之何？」「縈」、「儀」、「嘉」、「何」都在「歌」部，句句用韻，噴薄而出，固亦力求警動之所為。

至如〈小雅·常棣〉三十二句，有五言「兄弟鬩于牆」一句，餘皆四言；〈小雅·蓼蕭〉二十四句，有六言「是以有譽處兮」一句，餘皆四言；〈小雅·白駒〉亦二十四句，有五言「毋金玉爾音」一句，餘皆四言；〈小雅·小宛〉三十六句，有五言「無

忝爾所生」一句，餘皆四言；〈小雅·小弁〔音「盤」〕〉六十四句，有六言「君子無易由言」一句，餘皆四言；〈小雅·巧言〉四十八句，末句乃五言「爾居徒幾何」，餘皆四言；〈小雅·何人斯〉亦四十八句，有五言「始者不如今」一句，餘皆四言；〈小雅·蓼莪〉三十二句，有六言「不如死之久矣」一句，餘皆四言；〈小雅·信南山〉三十六句，有五言「益之以霡霖」一句，餘皆四言；〈小雅·采菽〉四十句，有五言「殿天子之邦」一句，餘皆四言。此等篇章本非不能全篇用四言，獨置五、六言一句於其間以醒人耳目，蓋是謀篇之一法。

〈魏風·伐檀〉二十七句，含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言，更見其音節之多姿，其詩云：

- 坎坎伐檀兮，置之河之干兮，河水清且漣漪。不稼不穡，胡取禾三百廛兮。不狩不獵，胡瞻爾庭有縣貍兮。彼君子兮，不素餐兮。
- 坎坎伐輻兮，置之河之側兮，河水清且直漪。不稼不穡，胡取禾三百億兮。不狩不獵，胡瞻爾庭有縣特兮。彼君子兮，不素食兮。
- 坎坎伐輪兮，置之河之滸兮，河水清且淪漪。不稼不穡，胡取禾三百困兮。不狩不獵，胡瞻爾庭有縣鶉兮。彼君子兮，不素飡兮。

然此詩甚多句末助辭「兮」及「漪」，此等助辭都非韻腳，然有助於一唱三歎。若刪去助辭，固亦成詩，如第一章則為：「坎坎伐檀，置之河之干，河水清且漣。不稼不穡，胡取禾三百廛。

不狩不獵，胡瞻爾庭有縣貍。彼君子，不素餐。」「檀」、「干」、「漣」、「塵」、「貍」、「餐」押韻。然如此則失詠歎之致矣。

《詩經》篇章固以四言為主，縱雜言諸篇亦多四言。次則五言。通首五言唯〈魏風·十畝之間〉六句短篇，云：

- 十畝之間兮，桑者閑閑兮，行與子還兮。
- 十畝之外兮，桑者泄泄兮，行與子逝兮。

六句都以「兮」字收，去之則成四言，是以此六句雖五言而非真五言。除此則別無五言之篇。然五言句連用而不以「兮」字收者則有數處。二句連用者如〈衛風·木瓜〉云：「投我以木瓜，報之以瓊琚。」又云：「投我以木桃，報之以瓊瑤。」又云：「投我以木李，報之以瓊玖。」〈小雅·斯干〉云：「無非無儀，唯酒食是議，無父母詒罹。」後二句連用五言。〈小雅·甫田〉云：「琴瑟擊鼓，以御田祖，以祈甘雨。以介我稷黍，以穀我士女。」後二句亦連用五言。〈召南·行露〉云：「誰謂雀無角？何以穿我屋？誰謂女無家？何以速我獄？」又云：「誰謂鼠無牙？何以穿我墉？誰謂女無家？何以速我訟？」則四句連用五言。

〈小雅·小旻〉四十五句，其中四言三十五句，五言七句，六言兩句，七言一句，亦極音節變化之能事。其第四章云：

- 哀哉為猶，匪先民是程，匪大猶是經。維迺言是聽，維迺言是爭。如彼築室于道謀，是用不潰于成。

此章連用四句五言，並無助辭。〈小雅·北山〉三十句，有四

言十七句，餘十三句屬五言，其中十二句連用，在四、五、六章，云：

- 或燕燕居息，或盡瘁事國。或息偃在牀，或不已于行。
- 或不知叫號，或慘慘劬勞。或棲遲偃仰，或王事鞅掌。
- 或湛樂飲酒，或慘慘畏咎。或出入風議，或靡事不為。

句句用韻，兩句一轉，鏗鏘可誦。〈大雅·縣〉九章之末章云：「虞芮質厥成，文王蹶厥生。予曰有疏附，予曰有先後。予曰有奔奏，予曰有禦侮。」亦全章用五言，俱能開漢五言詩之先河也。

上舉〈行露〉以下諸例之五言句都無句末助辭，故似漢世五言之詩。然都旨在加重語氣，如句首兩用「匪」字及「維邇言是」、十二用「或」字以及四用「予曰」，絕非平常敘事而已。故在三百篇中，五言連用都專為加重語氣，強調事物，然亦是漢五言之大輅椎輪也。

〈商頌·玄鳥〉一章二十二句，五言共七句，只散見，其用與四言無異。則知古人為四言五言，每每隨意之所之。詩云：

- 天命玄鳥，降而生商。宅殷土芒芒。古帝命武湯，正域彼四方。方命厥后，奄有九有。商之先后，受命不殆，在武丁孫子。武丁孫子，武王靡不勝。龍旂十乘，大糝是承。邦畿千里，維民所止，肇域彼四海。四海來假，來假祁祁，景員維河。殷受命咸宜，百祿是何。

此詩四、五言混用，流暢無礙，更見五言萌芽於上古，是四言而外之首選。

五言無論寫景言情，都勝四言，且句頓變化較多，更覺生氣盎然。故四言詩變而成五言詩，勢也。

漢世於四言、五言及雜言而外，亦有七言之詩。漢四言取其雅正，或懷家國，或述志向，敷陳直言，筆調凝重，質勝乎文，韋孟〈諷諫〉、〈在鄒〉二詩，韋玄成〈自劾〉、〈戒子孫〉二詩是也。比興寄情，四言不及五言，〈古詩〉十九首是也。雜言多是樂府歌詞。漢世視七言為四言益以三言，故一七言句即兩短句。漢世七言句句用韻，蓋是以兩短句視七言所致。范曄《後漢書·儒林列傳》謂時人稱任安曰「居今行古任定祖」，稱楊政曰「說經鏗鏗楊子行」，稱戴憑曰「解經不窮戴侍中」，稱召馴曰「德行恂恂召伯春」，稱許慎曰「五經無雙許叔重」。此等七字語（遇複姓則八字，作四四讀）都於第四字及第七字用韻，其例甚多。漢世視七言之句為四言益以三言，更無疑也。

五言盛於漢，歷代不衰。南朝沈約、周顥等倡八病之說，都只關乎五言，四言不與也。

《詩經》用韻舉隅

漢詩分徒詩與歌詩。徒詩或四言，或五言，雙句用韻，單句偶用韻，或轉韻，或一韻到底。歌詩之句或有長短，用韻不